



往事人生

咪咪是野猫，刚捡来时比手掌稍大，黑漆乌脏的一团，嗓子都叫哑了。捉它时它都不动，任人拎来丢去，想是饿的。带回家来，我盛了一碟米饭，去拿肉汤来拌饭的工夫，白饭已被它吃光。强行给它洗了澡，显出一身黑亮的毛，白脚白肚皮，是只漂亮的“雪里站”，见人怯生生的，一有响动拔腿就跑。我喂了它几天，它就开始爬到我床上。我妈妈不许猫上床，教训几次后，它再爬床就藏在被子后面，我把被子抱开，它趴在原地，耳朵一耷拉眼一闭，任罚任打，我忍着笑把它拎起来一顿好说。如此几次，它竟改了坏习惯。





咪咪是野猫，刚捡来时比手掌稍大，黑漆乌脏的一团，嗓子都叫哑了。捉它时它都不动，任人拎来丢去，想是饿的。带回家来，我盛了一碟米饭，去拿肉汤来拌饭的工夫，白饭已被它吃光。强行给它洗了澡，显出一身黑亮的毛，白脚白肚皮，是只漂亮的“雪里站”，见人怯生生的，一有响动拔腿就跑。我喂了它几天，它就开始爬到我床上。我妈妈不许猫上床，教训几次后，它再爬床就藏在被子后面，我把被子抱开，它趴在原地，耳朵一耷拉眼一闭，任罚任打，我忍着笑把它拎起来一顿好说。如此几次，它竟改了坏习惯。

有时我有朋友来玩，便捉住咪咪开心。或者用手绢给它带上围巾，扮狼外婆样，它倒走，试图从手绢里走脱出去。或者把它扣在草帽下面，看草帽满地跑。它听到我们的笑声，就恼怒万分，本欲挣扎出去，但它情愿不动，也不愿成为笑料。等我放了它，它就生我的气，一两天不理我。

少年的咪咪在家趾高气昂，视全家为它的仆人。饿了便扯着嘶哑嗓子大叫，腻了就打着呼噜蹭来蹭去要人抚它，天热天冷它当仁不让地睡在凉爽或暖和的地方。它对我最不讲人权，比如大热天偏跳到我腿上，我推它下去它再跳上来，不得已我只能胳膊它，它扭来扭去，最后不情愿地哼一声，才跳下去。它之所以下去，是因为它要跳下去。不用语言，它把这个原则问题表达得很清楚。它出门却很谨慎，从来不跟外人接触，溜着墙根走。我家那时住在一栋西式房屋的楼下，前面有一个荒芜的旧日花园，房子的布局复杂。咪咪从小就会定位，如果我隔窗相叫，根据窗子的位置，它能穿过阳台走廊，准确地到我在的那间房来。

咪咪长大后基本不吃家里饭，到外面打野食，不知是秉信自食其力，还是嫌伙食不好。有时我们正吃饭，它兴冲冲叨着耗子进来，又不着急吃，将吓的半死的耗子玩来玩去，成心倒我们的胃口。我床下常有一两只麻雀翅膀，半拉耗子脑袋。更成社会问题的是，它开始偷东西。有一次拖了大半只烧鸡回来，不知是谁家的晚餐。一天我听得它哀号，出去一看，它的前腿和后腿分别用细铁丝绑了起来，它是跳回家的。又有几天它很蔫，仔细看它的胡子被剪了，不用说又干坏事了。在家它没吃过任何它盘子外的食物，唯一的例外是，春节前不慎把它关在厨房，早上听它大叫，想这闯祸精不知怎样糟践鱼肉，它只干干净净地啃了一只鸡腿。

我那时上初中，经管下的除了咪咪还有八、九只鸡，除了一毛腿毛嘴的公鸡“胡子队长”，剩下的都是母鸡。好斗的“胡子队长”常拿穿花衣的我当假想敌，我去喂鸡，它也要竖起羽毛来啄我几口。那年夏天咪咪和队长结了仇。原因是咪咪躺在鸡窝里乘凉，母鸡要下蛋，发现不速之客，向队长去汇报，队长冲进去，把堵在里面的咪咪没头没脑一顿嘴啄爪挠。咪咪最终逃了出来爬到树上，队长追到树下，气的脸色红了又白，大叫大嚷，肯定都是脏话。队长本不是省油的灯，它以前不是去找别的公鸡掐架，就是拐一两只母鸡回来，害我给人送鸡回去还要赔礼。那个夏天，队长在家守着，偶而给母鸡们劝架，主要是盯着咪咪。

咪咪是只母猫，成年后经常夜不归宿，干些风流勾当。有时回来身上有伤，便几天不出门，到了晚上，就有猫在外面狼哭鬼嚎。有次一头硕大的虎斑猫追咪咪，进了我们家，上窜下跳，碗飞瓶打，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捉出去。后来咪咪肚子大了，改邪归正，粗茶淡饭，清心寡欲地隐居。我为它准备了一个窝，它嫌不够隐蔽，自己叨碎布干

草，在放杂物的后楼梯上做了一个。那两天咪咪十分诡秘，我到后楼梯去看，黑暗中它“叱”一声来警告我，我想它生小猫了。几天后它又开始出门打野食。我趁它不在时，把睁眼但还不会走的三只猫崽抱出来，一家人正端详呢，咪咪回来了，大怒，哇哇叫了一阵后，把猫崽一只只往回叨。它叨了两只，我帮它把第三只送回去了，它回来一看，第三只不在原地，又是一阵大吵，直到我向它的窝走去，它慌忙赶到我前面，进了窝再没吱声。我猜它至少能数到三。小猫一天天长大，两只是花斑猫，一只白爪黑猫长了个白鼻子，象京剧里的丑角，都没它妈好看，但都很可爱。只是家里象来了土匪兵，它们见什么祸祸什么，尤其是毛线球，饭菜。吃它们不消，我们不得不在白天赶它们到阳台上去，晚上家里有人才能放进来。

有一晚咪咪没回家，小猫饿了又不肯吃饭，呜呜哭了一宿。我们没太在意，猜它重蹈旧习。但是第二第三天都没回来，小猫不得不吃饭，我也开始了寻找和询问。一两个月半年过去了，仍然渺无音信，小猫早送了人。我想它一定是遭了不测，如作为窃贼被正法了，不然不会丢下尚在哺乳的小猫。有时也猜它出走了，去寻找另一种生活，它毕竟是见多识广的野猫。如果说任何一个结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再也没见咪咪，生不见猫死不见尸，它就成了永远的牵挂。我忘不了它给我的欢乐。我再也没养过猫。

百家黄泥烧土豆

霍林河



在一块儿向阳的山坡上，挖一个大约直径一尺、深半尺的坑，前边留一三寸宽的门儿，用湿黄土攥成鸡蛋大小的土块儿块儿，沿坑边儿向上垒一个半圆形的盖儿。向右走，在国有林带中拾一抱干树枝，折成小段儿把坑填满，点着后再用嘴吹上几口仙气。待火旺后到赵家的地里“挖”五、六个土豆儿，挑大的，但不能把秧拔了，那不是高手所为。拽起衣大襟儿，把土豆放上，用脚把土培好。回到坑边儿，那儿该是明火灭了、土块儿红了，把土豆放在碳火上，从上衣兜儿拿出小学生用过的作文本儿，撕下一寸半宽、四寸长的一条，从左手衣兜儿里掏出早上在钱家墙上顺手抓来的旱烟叶儿一把，放在纸条儿上，卷成锥状、用吐沫把边儿沾上，揪掉纸捻，把小头儿往嘴里一放，拿块儿碳火点着，闭目宁神深深地吸上两口，高兴就吐个圈儿。用脚把坑盖儿踹塌，再压上三寸厚的土，踩实。坐在上面把烟吸完，当屁股发烫时，向左走绕过一小沟儿，看好四下没人，到老孙家地里捡熟透的灰鼠子香瓜儿两个、西红柿若干。回到坑边儿，用两个月前新洗的、且一直穿在身上的衣服的袖儿，把瓜和西红柿擦干净、放下。走到后边的高梁地里把体内的存水放掉，给土豆让出足够的地方。回到坑边儿，把土豆儿扒出来就可大饱口福了！编筐编篓儿，贵在收口儿，最后千万别忘了用香瓜儿和柿子溜缝儿。

吃好了、站起来、用袖口儿擦一下嘴，拍拍鼓鼓的肚子，走了！正好路过李家的谷子地，摘一穗儿、去掉粒儿，那个杆儿正好剔牙。迎着西山的落日，放着嗓子再喊它两口儿。别忘了，要是公社的知青助理在这蹲点儿，就唱：“塞北的狂风，吹硬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我们的臂膀，我们的一生要写下新时代的春秋，我们的劳动要世界改变模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五七道路多么宽广，我们革命的青年四海为家，在革命的斗争中百炼成钢。。。”。要是那助理不在，就过把瘾、来点儿实在的：“集体户，三间房，东西大杉倒了半边，没米没柴，没油没盐，生活受熬煎。昨夜晚，我梦见，我和小妹上了山，双手抚摸你的小脸，热泪湿腮边，来时它是胖又圆，如今瘦得多么可怜，睁开双眼看一看，原来是梦相见。。。”。如果这时有泪要流，就让它流好了，这种机会不多，只要周、吴、郑、王四位女生不在就行，男子汉可不能让她们从门缝里给看扁了。

回到户里，热炕上掉头就睡。鸡叫头遍，起来擦擦眼睛、吃口饭，扛起锄头又往地里走去。不用急，路上有足够的时间去想，今天是吃烧土豆儿呢，还是弄点儿别的？

1977, 我破碎的大学 “梦”

阿痴

恢复高考的消息，象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也吹动了我的心。我既兴奋又惶惑，兴奋的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国家的教育体制回到了正轨；惶惑的是对我个人而言，上大学就意味着告别中学生活，告别青春年少。我始终有某种“中学情结”，中学生总是那么清明澄澈，那么朝气蓬勃。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大学是研究学问的象牙宝塔，大学生则都是些半老不老的学究，我总把他们跟刻板、迂腐、老成、暮气诸如此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这些希奇古怪的想法是怎么来的，我也说不清。反正直到现在，我依然乐于翻阅儿子的那些初中课本，乐于跟他一起背课文、演算习题，乐于见到跟他相仿佛的那些好似无所不知、其实懵懵懂懂、天真烂漫的花季少年。

尽管有种种惶惑，“大学还是要‘考’的”，因为大家都想考！！文革前，大姑就跟我们这些侄儿侄女许诺，谁考上大学就奖励谁一块上海牌手表。66年大哥已经拿到了高考的准考证，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凭他的实力考取应该没有问题。大哥和大姐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大哥人长得也英俊，吉林市话剧团曾相中他，让他去当演员，当然不能去！文革风暴一起，大哥的大学梦告吹，不过一块崭新的上海牌半钢手表还是戴在了他的手腕上。（带一笔，大哥曾是二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头头之一。）

出乎意料的是，想考还未必就可以考呢！新精神下来了，在校生必须通过测验才能报名。怪只怪我们那里

规定八岁才能入小学，怪只怪我生日太小。入学前两年，母亲年年领我去师范附小报名，人家就是不收，不然我这会儿不就是毕业生了吗！

为了应付测验，我所在的二中办了个补习班。可气的是，补习班只面向教职工子弟！真是“新时期”有新时期的不平等！测验由各区组织命题（二中在船营区），两张卷，数学一张，理化一张，总分必须达到120分才能取得参加高考的资格。测验成绩出来了，惭愧啊！我现在脸都在发烧：数学65，理化只得了18分！总分区区83，我的名字在二中在校生预试排行榜上居然列第一！那些教职工子弟就别提了，更不争气！打那以后，学校总算意识到靠他们那些子弟兵不行。

就这样，我万分遗憾地没能通过这场“资格赛”，万分遗憾地没能跻身“伟大、光荣”的“七七”行列。

我的设想与“今天”无涉：如果当初二中让我们参加补习班，那么我一定能通过资格考试；如果我通过了资格考试，必定能考上大学。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比我大六岁的二哥那年参加了高考，只在文革期间上了两年初中的他，竟然通过了体检线。可惜他志愿报得太高——第一志愿吉大历史系，第二志愿吉林师大历史系，结果哪儿都没戏。我比二哥不强多了吗（就学过的课程而言）？嗨！这也是该着吧！“宿命”？“缘分”？Who knows？！

第二年的高考，对我来说又是 a total fiasco！我没能进入我最向往的学府，从此一蹶不振！

哈尔滨我的故乡

方周



在人的永恒盼望之中，有一个盼望叫故乡。

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相遇后，常常喜欢问：你是从哪儿来的？这时候，我要么直截了当地告诉说：哈尔滨，要么狡黠反问道：你猜我是哪儿的人？如果对方猜不到，我就会先告诉他/她我是哈尔滨人，然后问：你看不出我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吗？

虽然我的老家在浙江舟山群岛的定海，也曾在长春读书、工作达十年之久，而且是在有“天堂”美誉的苏州漂洋过的海，但是，我对哈尔滨独有一份说不出的眷恋。

虽然哈尔滨是个不错的地方，但是全国大城市里，无论怎么排，顶多处于一个中等偏上的位置而已，不要说她没有北京的气势磅礴、上海的繁荣经济、桂林的山清水秀和昆明的四季如春，即使在东北，论规模和工业化程度，她不及沈阳；论地理位置和文化气息，她不及长春；论气候和湖山水色，她不及大连。

曾有一个年代，一个地方的“好坏”几乎是完全以当地领导人（一把手）的魄力和工作成绩来衡量的。我的故乡从革委会的第一任主任“潘半斤”开始，无论是在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是在当今的改革开放中，就始终停留在不前不后的中游地带。用一句我以前学会的粗活说，就是“连吃屎都抢不着热乎的”。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影响我对她的热爱和一往情深。

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原因来。也许本来就不需要什么原因，只因为那儿是我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吧。是她接纳了我第一声啼哭，是她为我盛上了第一米汤。我第一眼看到的天，是故乡的蓝天；我第一眼看到的云，是故乡的白云；我说的第一句话，带着故乡的口音，这口音至今还未退去，很多人一听就问：你是东北人吧？岂止是说话的口音，在我心底深处有个不争的事实：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

故乡的点点滴滴，像山间的小溪，汇入山底的河川，一同向前流淌，你怎能再把它分开呢？掰手指算的话，我离开那里已经整整十六年了，而且我的记性并不好，可是一说到哈尔滨，我便如数家珍了：松花江畔的防洪纪念碑、斯大林公园、青年宫、工人俱乐部、太阳岛；江中的江心岛；横跨两岸的松花江大桥；石子铺成的中央大街；哈一百和秋林；八区体育场；红军街上的工人文化宫和少年宫（那儿有当时全市唯一一所室内游泳池）；哈尔滨话剧院；兆麟公园以及那里的冰灯、儿童公园和那里的小火车、动物园；学府路上的工大、建工（现在已经合并了）和省博物馆；和兴路及附近的哈师院（改为师大了）、林学院、农学院；更忘不了从小生长的黑大、就读的清滨校、54中和师院附中以及曾经出没过的哈医大、科学院地质所（红门家）、科技大、药厂、新华印刷厂、电影机厂、农研、211医院、国测、老道屯和靠山屯（住那里的同学每天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来上学）。

本来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但你们一定已经看腻了。好，就此打住。

在吉大上学时，有一次到小白楼和几位同学看电视。没想到那天放的正是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在电视编导的手中，哈尔滨的夏天简直成了人间仙境，而于立平的插曲也因此脍炙人口：

松花江水波连波，
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歌唱天鹅项下珍珠城，
江南江北好景色。
绿水载白帆，
两岸花万朵，
大桥跨南北，
游龙如穿梭。
哈尔滨的夏天多迷人，
唱不尽我们心中的歌…

哈尔滨，我的故乡，愿今天夜里在梦中与你相会。

我经历的

九·一三 若柳



(上)

初秋是北京，天还热，不过渐渐也有了凉意。站在宿舍的窗子前，能看见瓦蓝瓦蓝的天空，缀着几朵白云。三十年前的时候，还没有听说什么工业污染、环境保护，更没有见过沙尘暴。世界革命的中心，红太阳居住的这个城市，是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地方。那个秋天，我快满十七岁了，已经有两年军龄的“老兵”。要说革命资格，跟妈妈差不多了。妈妈也是十六不到就当兵的。不过跟爸爸没法比，他十二岁就是八路军武工队“小鬼”了。

我们部队五十来个“内招”女兵，个个都当得起“娇骄二气”。不过，最爱想家哭鼻子的就数我了。当了两年兵了，还是睡不了木板床。更别提包袱皮裹着换洗衣服的“枕头”，胳膊耳朵疼！害怕吃肥肉，我索性说自己是吃素的。每回把吃不了的剩饭倒掉，没少挨指导员批评。不过，新兵里我是第一个上岗

值班的。我技术过硬，理所当然的“一号班”（执行重要任务的岗位）。电话接线员什么技术啊？首先是记性好，部队番号、兄弟单位、首长姓名、秘书内勤、…电话号码厚厚一本子，得背得滚瓜烂熟。其次是，反应敏捷，接转迅速。行话叫“插塞子”。再其次，是口齿清晰、态度好，还能准确分辨常用话户的身份。而且我不怯场，好多新兵当时都不敢接司令员的电话呢。排长章慧琴，是当年“大比武”的技术尖子，直夸我如果赶上那时候，肯定也会象她一样是个好手。

九月十二号，我上夜班。跟往常一样，躺在床板上睡不着，想家。折腾到11点，起来擦把脸，和明岚一起去工作室接班。部队大院里，半夜之后，一般都没什么电话了。我叫明岚先去睡一会。自己倒杯水，胡乱拿起一本书伏在机台上看。夜，静悄悄的，只有隔壁配电室传来低低的嗡嗡声。

突然，一号台的灯呼拉一下亮了。

“请接李司令，军区首长电话。”

几分钟以后，电话骤然多起来了。指挥所命令各部门立刻进入一级战备。不会又是演习吧？我想。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和增援的战友气喘吁吁地跑来了。通常二人值守的夜班总机，又象白天一样，六台机子全部开通。一个命令接一个命令。我的一号台，受命全程监听通话信号质量。

“请接李司令，我是周总理办公室。”

耳机里又响起周总理那熟悉的、不疾不徐的声音。

“…中央军委决定，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呀！真的要打仗了，肯定是苏修来犯了！为祖国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我心中顿时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冲动。

“南苑机场进入战斗准备。”

“沙河机场进入战斗准备。”

“山海关机场进入战斗准备。”

…

本来我们司令部，在战略部署中，只算二线力量，因为空军司令部就在北京。没想到这回一下子就推上了第一线。

电话忙极了，我们全神贯注地接线转话，保障通讯线路畅通无阻。战斗的神圣感，令人忘我。仿佛天一忽尔就亮了。新的命令又下达了。全体夜间值班的战斗人员，不许换岗，继续执行战斗任务。炊事班把最好吃的饭菜送来了，连里还另外送来点心、饼乾、和好多水果。天亮以后，电话似乎慢慢少了下来。我们不在作战部，但仍然可以感到，南苑机场和沙河机场那边的形势一直很紧张。下午三点，电话里传来消息，“飞机打下来了！我们胜利了！”。正如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那是迫降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他们乘坐的直升飞机。

晚上八点，我们才下来。连长严肃地命令大家，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要绝对保守机密，不许对外透露一个字。但是我们还是抑制不住莫名的喜悦和兴奋

（下）

几天以后，各种小道消息在战士们中间传开了：北京有一个中央委员级的高级干部逃跑了！那几天北京的空气异常。部队所有的学习班全部停办，统统回到原岗位，又不说明原因。我们连一部份女兵正在异地进行队列训练，准备迎接国庆受阅，也突然全撤回来了。特别是空军司令部那边，好象有很多人事变动。空军大院站岗的全换成了陆军部队，不过我们这边还是老样子。京津地区机场在那一段时间也由陆军部队接管，所有飞机停飞，机场的值勤人员也全是陆军。吴司令也一直再也没有电话过来。我们知道，空军肯定出问题了。

那年国庆节没有游行。

十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全大院的干部战士到礼堂听报告。天上浓浓的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可看看周围首长们的脸色比天色还阴沉。我们这些平常爱说爱笑的小女兵，也不由得屏声噤气起来。

“…传达中央重要机密文件…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连头皮都开始发麻。这是真的吗？是我们的副统帅吗？到北京当兵后，我常作为那种“填座位”的部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曾经两次见过他。那年五一节，就是后来盛传毛主席在城楼上不理他，林彪气得拂袖而去的那次，我们部队还在金水桥前席地而坐，担任隔离保卫的任务。他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呢？虽然9·13以后，我们大家都隐隐约约感觉到发生了大事，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从“林副主席”！

还没有转过蒙来，指导员又把我们这几个内招的女兵叫到办公室开会：希望大家能认真领会中央文件的精神。组织上要求你们每个人给家里写封信，阐明你们的政治立场。告诉你们的父母，我们是坚决站在党和人民一边的。我们空军是重灾区，你们的父母又都在空军担任领导职务，如果他们站错了队，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我的心好象被揪了一下，立刻疼了起来。爸爸在运动初期，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江青“文攻武卫”的话，被分配到部队“五七干校”变相劳改了近两年，最近刚刚官复原职。可不敢再出差池啊。参与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于新野好象就是他们部队调上来的。我是爸爸最疼爱的女儿，怎么能想像…

后来的一个月，我们这几个人都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天天急切地盼望着家里的来信。终于，爸爸来信了！我紧张得手都发抖，半天拆不开信。爸爸说：我们一切都挺好。希望你做一个听毛主席话的好战士。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惊无险的暴风雨总算过去了！晚上吃饭，又是我最喜欢的玉米面窝头，我比平时多“偷”了一个包在套袖里，高高兴兴去上班了。

几个月后，我们电话连来了一个从“小舰队”下来的女兵。说是接受锻炼，实际上是为了让她忘掉在“小舰队”工作时所涉及的军事机密。她人长得挺漂亮，有点黑。大家背地里都叫她“黑牡丹”。黑牡丹情绪时好时坏，她从不和我们谈她的过去。半年后，她被遣送回原籍了。这对那个年代的青年来说，是非常悲惨的命运。排长告诉我，我和另外两个内招的女兵其实也已被内定选送到林立果招募的“小舰队”。为了保证“根红苗壮”，空军组织部门上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到我们曾经生活、上学的地方去调查、开座谈会。千里挑一。“9·13”前一天，连里已经接到了调令，再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去新的单位报到了。好险哪！我真庆幸自己没有糊里糊涂地上“贼船”。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那一夜发生的种种惊心动魄震动过全世界，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凑巧置身在风暴中。但这个永远要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事件的意义，却不是一个当年十七岁的小小女兵所能理解得了的。即使今日，人们似乎还在为事件本身的许多谜团所迷惑。我从尘封的记忆中，撷取一些片段，就作为对我将近五年当兵经历的纪念吧。

当年运交华盖，曾在心低暗暗发狠“二十年后再见高低”！别误会，这只不过是说，哥们儿眼下命运不济，将来未必没有出头之日，并没敢有太多的非分之想。这之后天回地转，时过境迁，人也修炼得红尘看破，“难得糊涂”，早晚只唱“天凉好个秋”，把当年那点儿想头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然而毕竟是尘缘未了，时值入学考试二十年，回首一望，往事依稀。

那年我正在北京家中探亲。有消息说，大学即将恢复招生，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先由群众推荐，再经领导批准云云……你可能难以想象，“上大学”这三个字，在我当时听来，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本人当时是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所属单位是连指导员在历次全连大会上必唱的开场白：“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一连……”一路数下来，指导员的声由大到小，让人听着泄气。其实这连一级压根儿是与我无关的。这帮哥们儿中只有现任人民大学教授的老黄，混了几天连副指导员当当，那还是后来的事儿。咱哥们儿惭愧，还得再往下数两个层次。

我们兵团是军队建制，团以上的官儿还真的是现役军人，连一级大都是转业军人。一个连就是一个村，由当地村民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充“战士”之数。说起来，“去兵团的”还有令“插队的”羡慕之处，虽三五十人居一室，总算有个睡觉的地方。除了刚去时吃了几天麦麸子，还从未饿过肚子，只是劳作之苦难熬。一年三百六十日，从早上出工就盼着太阳掉下去。（什么？太阳掉下去？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话。）

甭说周末，一年到头没个节假日。虽然大多数人嘴里跟喊“扎根”，但人人暗地里使劲儿，通过父母亲戚朋友，各显其能，早日离开这鬼地方。

到了第四五年头上，已经走了不少人，留下的就日渐焦躁。走不了就意味没门路，本人父母及全家无能。回北京探亲时常碰到热心人，“怎么着？还在那儿呢，别着急，慢慢想办儿法……”一番话，安慰得我直想骂人。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听到大学招生的消息无异于见到了救命稻草。

那年头“当兵”、“招工”、“返城”在知青中都是热门儿话题，就更不用说上大学了。一步登天的好事，自然成为众矢之的。自己掂量掂量这几年接受再教育的成绩，虽不敢自称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

大器晚成
张天山

忠于四无限”的“五好战士”，也没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收粮，扛二百斤的麻袋，上两层楼高的粮囤；割谷子，咱横扫六垄一马当先；挖酒窖，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穿件单褂，出的汗结成霜，人都成了白的……但数唠这些没用，咱有自知之明，上大学不靠这个，没见“领导批准”那一条吗？咱还达不到标准。难怪有人说：“你想上大学，你还想上美国呢你！”那时中美邦交还没有恢复，美国是一个比月亮还不可及的地方。虽然明明白白的是属于“下多大雨也沦（轮）不着”的一类，但这么诱人的事儿，你要说不想，那是假的！

难得的是父亲从这里看到了希望。老头儿自己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一直力图推证这是唯一适合我的道路。在此之前，他就断言大学迟早还会再招生。这下他可来了精神，催促我收拾行李，立即返回东北兵团，准备迎接大学招生。我一再解释分析，说我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老头儿就是坚持说：“你如果不回去，那真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回去努力一下，总不能说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吧！”

无奈，父命难违，也为证明我的话属实，只好打点准备上路。母亲照例为我带这带那，把两个旅行袋绑在一起，一前一后挎在肩上，挤火车，爬拖拉机箱板都好腾出两只手来。闯关东这么多年了，每次出门前，母亲仍象嘱咐小孩子似的唠叨着，父亲照例从不送出门。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更增加了那一次的分量。已经走出家门好几步了，被父亲追出来叫住，铮铮的扔下四个字：“大器晚成！”

已经很难回忆当时我体味这句话的全部心态了。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到北安县城，明亮的快车换成了黑凄凄的小窗户的慢车，再换成那难以挤得上去的汽车或拖拉机的大板箱，越走心越往下沉，离那四个字描绘的境界也越远。

可悲的是这一幕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演出了好几次。那时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争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一年不成，又努力争取下一年；希望变成失望，又为明年而存着新的希望。这期间，好友们捷足先登“上”了好几个。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从小一块儿长大，又一块儿在东北兵团的好友临走时说的话。他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知这是哪一个古人说的，我只知道他小子说了，我受了刺激。我他妈的比你“预”的还早呢！这事儿还没有的时候，我就“预”了，就是没“立”起来。眼巴巴的看着他走了，上的是北京大学西语系。三年后，这哥们儿毕业了，分到远洋公司，乘着远洋货轮周游世界，我还在北大荒那儿“预”着呢。人比人得死！

这以后的事儿不必多说了，工农兵大学生终究是没当上。只得坚持“抗战八年”。直到邓公复出，方才转运。77年恢复高考，又是研究生，出国。没成什么大“器”，这个“晚”字却是应了个结结实实。走到哪儿都是老大，这个“大”非“气候大”，年纪大也！上大学晚，就一路晚下来。但毕竟还是赶上了个“末班车”，劫后余灰居然又复燃了！

只可惜父亲福气浅，过世那年，我的论文还没答辩呢。

艾森国际信息产业园 为留学人员提供服务平台

一、艾森国际信息产业园简介

艾森国际信息产业园（以下称为“产业园”）是由吉林大学海外校友投资发起、在国内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吉林大学海外校友会是产业园的协办单位。产业园由产业基地、培训中心、研究院和产业园服务中心所组成。产业园的宗旨是为留学人员在产、学、研等方面提供一个科学化的服务平台。产业园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全新的以产、学、研一条龙为特色的现代化的产业集群。

研究院 — 目前有与吉大、大工、及烟大联合成立的共四个研究所。

培训中心 — 目前总建筑面积约11,400平方米。培训中心的现有教室2000平方米、办公室300平方米、食堂可容纳1000人、宿舍可容纳500人。总共可容纳400名住校学生和400名走读学生。

产业基地 — 目前有以艾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

服务中心 — 目前有超市、饭店、宿舍、及其它园区配套服务设施。

二、艾森国际信息产业园服务体系

1. 欢迎各海外校友会注册为园区协办单位。
2. 海外校友会若是园区协办单位，其校友会会员可以注册自动成为园区会员。
3. 园区为园区会员提供以下服务：
 - 在烟台的食宿
 - 与创业有关的服务
 - 出版发行服务

三、艾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完毕，注册资金为一亿元人民币）

1. 园区会员可以申请成为艾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来参与公司的发展和建设，符合条件者公司将免费赠送100股（每股一元人民币）。
2. 园区会员可以通过额外认购艾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一万到十万股）成为骨干会员（VIP）参与公司的管理。
3. 园区会员可根据自己的特点申请（包括以任何灵活方式）参与企业的运作与发展。
4. 有项目的园区会员可以申请公司的一系列创业服务与支持，包括园区及政府的有关政策支持。

四、艾森信息研究院及其培训中心（正在申报之中）

1. 艾森信息研究院采用教授负责制。
2. 欢迎园区会员注册本院教授。
3. 教授可以以如下一种或几种方式展开工作：
 - 自己立项并组织团队，研究院提供配套服务；
 - 加盟已有项目并承担部分工作，或为某类项目提供支持或服务；
 - 培养学生及担任授课任务。
4. 教授享受如下待遇：
 - 劳务费
 - 住宿与差旅费补贴
 - 住房待遇

联系人：梁远放 Tel:134-6844-1024, Email: Richard@rdcgroup.com

地址：山东省莱山区蒲昌路一号，艾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编后记

鸣谢

很多海外校友为了出版这本杂志放弃了休息时间，义务撰稿和编辑，另外，吉林大学校友办公室的老师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此，我们表示由衷的谢意。艾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本期的设计、编辑、印刷和发行的全部费用，我们在此对公司董事长梁远放先生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为了把一杂志办好，办下去，我们希望吉林大学的海内外校友踊跃投稿，稿件可以直接放在吉林大学海外校友会的网站上，网址是：www.juoaa.com 或发到 shao.h.liang@gmail.com。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支付稿费。

今后，我们也希望得到海内外校友们的赞助，赞助的金额和赞助的形式不限。

赞助的支票请写：JUOAA，
地址：30 Runyon Street, Hillsborough, NJ 08844, USA 。
吉林大学海外校友会的联系人：Shaohua Liang
电话：732-407-4301
电子邮件：shao.h.liang@gmail.com

吉大海外校友会《吉大海外校友》编委会